



半盏奶茶暖,一枚馕饼香

孙萍

寒风卷着碎雪,在旷野上划出凌厉的弧线,将天地染成一片苍茫。戈壁的冬日来得烈,寒风像无数细针,扎得人脸颊发紧;连呼出的白气都瞬间凝成细碎的冰碴,落在衣襟上,化作薄薄一层霜花。

我裹紧厚重的棉衣,在结束了一上午的入户走访后,指尖在手机屏幕上轻点几下,关掉民生调查的电子记账APP——低温让屏幕反应慢了半拍,界面上红色的收入条目与绿色的消费记录还凝着些许雪雾。街角的小店亮着暖黄的灯,像风雪中守夜的星。推门而入的瞬间,盈门的暖意与喧嚣的人声一同涌来:店里竟如快餐店般热闹,几名年轻的店员在柜台与后厨的操作间穿梭,麻利地打包、招呼顾客。热浪裹挟着更浓郁的麦香与奶香扑面而来——那香气的源头,正是烤箱里成摞刚出炉、金黄油亮的馕。顷刻间,满身的寒气便被驱散。

一位眉眼带笑的年轻店员见我驻足,隔着氤氲的蒸汽扬声道:“奶茶是滚烫的,馕才是从烤箱里出来的,歹得很!”

一杯奶茶递到手中,厚实的杯子透着恰到好处的温度。我捧在手里,先暖了暖僵硬的指节,才小心地抿上一口。咸香的滋味在舌尖漫开,没有花哨的调味,却带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实在——那是砖茶久煮后特有的醇厚,是新鲜牛奶在滚烫中激发出的丰腴脂香,或许还掺着一缕盐巴勾勒出的、画龙点睛般的清醒。一股暖流顺着喉咙滑下,一路暖到丹田,连冻得发僵的指尖都渐渐复苏,方才在户外操作手机时的滞涩感也悄然褪去。

暖意和香气催动着食欲,我便在柜台前又要了一张刚出炉的馕。年轻店员利落地将它装入纸袋递过来。纸袋在手中沉甸甸的,那热力透过纸袋熨帖着手心,仿佛捧着一小团浓缩的阳光。麦香混着芝麻的焦香争先恐后地钻进鼻腔——这不是精致的点心,而是刻着岁月痕迹的冬日良方:边缘带着恰到好

处的焦脆,内里却松软耐嚼;撒在表面的芝麻粒被烤得金黄,咬下去咔嚓作响,满口都是麦子最本真的香甜。

这滋味,让我忽然想起日间走访时遇到的那位退休老者。他接过我的手机,戴着老花镜仔细看着电子记账的界面,说起寒冬里的吃食,眼里闪着光:“当年在戈壁挖地窝子,零下三四十度,喝着化了的雪水,就着硬邦邦的干馕就是一顿饭。现在日子好了,但这炉子里烤的热馕配奶茶,还是最抗冻的吃食——这是我们过冬的根呐!”他说,家里烤馕的手艺传了三代,冬天的馕要多揉几遍面,多烤一刻钟,才能更筋道、更抗饿。从爷爷跟着垦荒队在荒原上支起土炉,到如今满街飘香的小店,这馕香里,藏着的正是这片土地从风雪荒原到暖冬小城的全部蜕变。

风从门缝钻入,携着旷野遥远的呼啸,与店内奶茶的咕嘟声、店员的招呼声交织。我捧着温热的杯与馕,耳畔这生动的市井交响,忽而化作了整座戈壁油城在冬日里沉稳而温暖的脉搏。它

跳动在远处并架不眠的灯光里,也跳动在手机屏幕上实时更新的民生推送中。从荒原第一缕炊烟,到如今指尖跃动的数据,这片土地的模样已然悄悄改变。但这奶茶的暖、馕饼的香,却始终未变。它们成了我们这代人“扎根于此,活得更好”那不曾宣之于口、却日夜践行的底气。

暮色渐浓,风雪未歇。奶茶余温尚存,馕香萦绕齿间。我将手机揣回衣兜,恍然明了:电子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匆匆掠过的走访片段,其背后蕴含的真意,终究还需回到这碗奶茶、这块馕饼所升腾的人间烟火里来寻味。

戈壁冬日的真味,是天地苍茫,是风雪凛冽,更是这暖透心底的寻常。人间至味,何须远求?这半盏奶茶的暖意,一枚馕饼的醇香,便已诉尽这片土地的冬日故事——那是风雪吹不散的记忆,岁月磨不去的温情,亦是寒夜里最踏实、最绵长的幸福。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克拉玛依调查队)



红梅花开

王红群 绘

他乡遇故知

李宏

前不久徐州小聚,见到来自上海、河南、宁夏等几位可爱的笔友,他乡遇故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忍不住热情相拥,不由回想起大快奋笔疾书、欲罢不能的美好时光。

在徐州笔友精心组织安排下,大家与当地文化界朋友广泛交流,参观学习淮海战役纪念馆和多处古文化遗迹,并品尝彭城美食,体验浓浓烟火气,感受文心徐州、红色徐州、历史徐州的魅力。这是继上年“同济(洛阳)笔会”后的第二届“同济(徐州)笔会”,“民间”性质,张弛有度,笔友们收获满满、非常开心。在此向徐州笔友及热心相助的朋友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有机会到沛县,溯大汉之源,内心也很期待。进入沛县博物馆,其面积之大、馆藏之丰,令人惊叹,高大古朴的东汉“大风歌碑”气势磅礴,汉画像石厚重、精美,大汉气息扑面而来。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平定淮南叛乱回师长安,绕行沛县宴饮家乡父老子弟,他慷慨激昂、击筑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表达了渴望良将贤才护佑大汉的迫切心情。数月后他因箭疾加重去世,葬于长安以北咸阳五陵塬,高大的汉陵彰显汉之威仪,数十里外清晰可见,后来才有李白“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生动写照。

自己家所在的小区,位于五陵塬下,距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十多公里,常来此踏青,运气好的话还能捡到秦砖汉瓦的残片,这一幕情景好像来到了历史上无数志士文人登临的沛县歌风台,诗词歌赋,评古论今,抒发大汉情怀。联想去年于湘西凤凰古镇看到书画大师黄永玉为表叔沈从文题写墓碑“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但现实中又有几人能回到故乡。“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故乡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牵挂。周秦汉隋唐,从一个起点走向另一个起点,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再回首,从长安到徐州,从徐州到长安,谁是谁的起点,谁又是谁的故乡,每一个起点何尝不是故乡,彼此共情,相互成就,无不魂牵梦绕。

几十年的统计生涯,一直感激《中国信息报》的知遇之恩,感谢编辑老师长年对基层统计人的培养与呵护,为大家营造了一个见字如面的交流平台,也成为笔友心中的文化高地。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平日走马观花,看山河壮丽,随笔打发时日,出现一丝惶恐和不安,扪心自问,我们还是那个爱思考、勤写作、常投稿的“少年”吗?承蒙编辑厚爱,《两本书的情谊》《登黄山而愈爱山》等文章欲表达的正是内心对报刊、对笔友的感恩之情。而《中国信息报》也恰似一位相向而行并散发着墨香的好友,久别重逢,一种归属感、认同感、安全感一起涌上心头。所谓“文心”,即让我们共同拥有一颗赤子之心,一切简单点、纯粹点、开怀点。

冰脊丝路

李毓摄



落笔这一年的收官答卷

马铭阳

踏雪而归,是统计人在暮色中收束行囊,将一整年的奔波沉淀为报表上的精准印记;围炉复盘,是统计人在暖意里细数耕耘,把千万家的生计凝练成数据中的民生脉络;静待新程,是统计人为下一年调查积蓄力量,也是在寒香深处回望来路、期许来年。

寒梅傲雪,冬雪漫卷。案头的台历已翻至最后一页,统计方案的边角被岁月磨得微微卷曲,窗外的世界裹着一层厚厚的银霜,天地间的清寂如统计数据般纯粹。一阵寒风裹挟着雪粒轻叩窗棂,落在刚刚装订完毕的全年统计调查报告上,纸张微微作响,恰如全年统计调查工作圆满收官的回响。

深冬的凛冽是年末收官的底色,恰

逢全年各项统计调查汇总的关键节点——住户收支的全年合计、农民工就业的奔波历程、春耕秋实的硕果盘点、畜禽生产的总数反馈,都需要在这辞旧迎新的时节里一一厘清。村口的晒谷场早已覆上白雪,却仍能想见丰收时的金黄;农户家中的暖炉烧得正旺,手中的“E记账”记录着全家的收支;返乡务工者的行囊沉甸甸的,装着一年的辛劳与收获。这些鲜活的民生场景,都已被细心地镌刻进统计数据的“肌理”之中,成为全年调查工作最生动的注脚。

年末的统计人恰似守夜的行者,带着一整年的调查手记,穿梭在乡村与城镇的街巷。再次敲开调查对象家熟悉的大门,握住那双依旧布满老茧的手,在围炉闲谈中核实年终的寄带回收入,在欢声笑语中记录一年的生活变迁。

被问及全年就业情况时,农户眼中闪烁的欣慰;谈及工资保障时,务工者眉宇间的安穩;说起政策帮扶时,村民脸上舒展的笑容,都被精准地转化为报表上的最终数据。当最后一组数据核对完毕,最后一份报告装订成册,当晨霜渐散,暖阳初升,这份带着烟火温度的收官答卷,便如同寒冬里绽放的寒梅,在岁月中散发着沁人的幽香,承载着一整年的民生期许,也标注着统计工作的圆满句点。

岁末的统计人宛如严谨的匠人,对全年的数据进行最后的复盘与总结。从月度数据的细微波动,到季度趋势的阶段性变化,再到全年民生的整体图景,统计人用专业的视角穿透数据表象,挖掘收支变化背后的深层逻辑,分析政策实施的实际成效,为来年的民生

保障工作提供精准的决策依据。那些经过千锤百炼的收官数据,如同寒冬里深埋地下的根系,默默积蓄着力量,等待来年春天为民生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这份圆满完成的年度答卷,也成为统计人前行路上的底气,支撑着我们在新的一年继续奔赴民生一线。

统计随行,见证着岁月的更迭、民生的向好与全年任务的圆满收官。这一年的奔波与坚守,都化作了报表上的清晰印记;这一年的倾听与记录,都沉淀为心中的为民情怀。“岁末统计凝答卷,民生冷暖记心头。”统计,依旧是丈量岁月的标尺,镌刻着全年的民生变迁;依旧是传递温情的纽带,连接着政策与万家灯火;依旧是照亮前路的“灯塔”,指引着新一年的前行方向。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临川调查队)

塬上访绿

陈亚健

清晨启程时,东边的山脊才刚露出一线蟹壳青。作为一名农业普查员,我紧了紧身上那件深蓝色的马甲,风立刻灌进来,带着黄土高原特有的凛冽。在山里走久了,这蓝便也染上了风尘的脾性——不扎眼,却自有一股沉甸甸的分量,像这高原本身。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农业普查,此刻开展的是遥感测量秋冬播实地调查。

冬日的高原,万物褪尽华彩,只剩下浩瀚无边的黄。路是依着山势盘旋而上的土路,梯田层层叠叠,从沟底直垒到山梁,宛如大地深沉而规律的呼吸。远处的峁、梁、塬,都融入这片苍茫雄浑的底色里。忽然,一抹绿毫无预兆地撞进眼帘——初时极淡,像一滴翠色的颜料不慎滴入浓稠的黄土,被风一吹,便悄然化开。我驻足细看:是冬小麦。就在这万物萧瑟的季节,在这片被许多人误认为死寂的黄土里,它们活着,

而且绿着。那不是春日里招摇的嫩绿,而是一种隐忍的、沉着的绿,紧贴地皮,叶子短而厚实,蒙着一层抵御严寒的蜡质。它们一片连着一片,顺着梯田的等高线,描摹出大地上最坚韧的生命轨迹。

更让人惊喜的是,在一些背阴的田垄上,还残留着前几日落下的薄雪。这雪白,像是大自然特意为此幅画卷添上的高光,在黄土的苍茫与冬麦的墨绿之间,勾勒出分明而洁净的轮廓。黄、绿、白——三种颜色在这片土地上交织、对话,构成了一幅层次丰富的冬日农耕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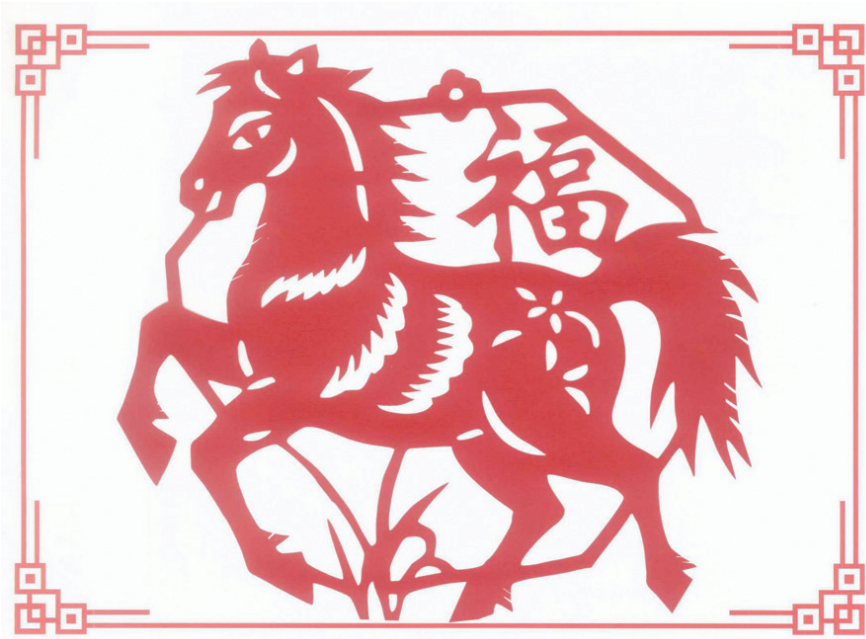
我顺着田埂小心地“溜”下去,取出PDA,点亮屏幕。“实地调查系统”的界面在晨光中清晰显现。指尖在屏幕上熟练操作,调出地块登记页面,开始逐项录入。录入完毕,我站起身,用PDA拍摄地块照片。取景框里,黄土的厚重、麦苗的坚韧、残雪的洁净,三者呈现出奇妙的平衡。这张带有地理坐标和时间戳的影像,

随即与调查数据绑定,成为“四农普”数据库中的一个立体化样本。

风掠过梯田,麦苗在风中微微起伏,残雪在晨光中泛着柔和的银光。我们这些普查员,穿着“统计蓝”,行走在“高原黄”之间,记录着“小麦绿”,勾勒着“冰雪白”。起身继续向上走,梯田仿佛没有尽头,一级一级引向山梁。深蓝的身影在黄土的背景上移动,化为一个执着前行的点。回望来时路,那些黄、绿、白交织的色块,已在晨光中连成绵延的脉络。我知道,在那一道道山梁的背后,还有无数这样的图景,等待被发现、被记录。

当太阳完全升起,高原上的黄、绿、蓝、白,都染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泽。新的数据,正在生成;新的图景,等待被记录。这片古老的土地,正用最朴素的方式,向我们诉说着它关于生长、收获和未来的所有秘密。而我们,是忠实的聆听者,更是科学的记录者。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西吉调查队)



祥马纳福

靳海双 作